



黄粱一梦
风云突变
世态炎凉

人生怎么就这么艰难?

大难当前
活出自我
开心就好



我就是

这 般 女 子

月下蝶影
— 著

晋江金榜 **NO.1**, **80000** 次收藏, **40 亿** 积分

热门作家 **月下蝶影**, 轻松风, 甜爽文, 感兴趣的客官里边请

一家独倚, 满城流言, 声名扫地, 只有他为她说一句“至真至情, 难寻这般女子”
难他满心护短, 一心一意, 看在他这么帅的分上, 那就嫁了吧!

这是一个
被退婚三次的
倒霉女主

跟“伪君子”男主的故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我就是 这 般 女 子

月下蝶影
YUEXIA DIEYING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就是这般女子 / 月下蝶影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51-2

I. ①我… II. ①月…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1160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名 我就是这般女子
作者 月下蝶影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黎紫薇 陶戈
特约策划 调调 小狸
特约编辑 张靓 素言
封面设计 小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七沐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349千字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351-2
定价 32.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3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 1 章	/// 001	第 11 章	/// 110
第 2 章	/// 012	第 12 章	/// 122
第 3 章	/// 023	第 13 章	/// 132
第 4 章	/// 033	第 14 章	/// 141
第 5 章	/// 044	第 15 章	/// 155
第 6 章	/// 056	第 16 章	/// 165
第 7 章	/// 066	第 17 章	/// 176
第 8 章	/// 079	第 18 章	/// 201
第 9 章	/// 088	第 19 章	/// 215
第 10 章	/// 099	第 20 章	/// 242



第1章

DI
YI
ZHANG

金秋九月，本是丰收的好时节，但是静亭侯却躲在书房里砸了好几样瓷器，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看起来不像是侯爷，更像是个市井流氓。

“在京城这个地界儿，敢得罪我班淮，老子弄死他！”

“父亲，您别生气，儿子这就出去找人揍他一顿。”

“你叫人揍他，我找皇上收拾他！”

“闹够了没有？”阴氏一脚踹开书房门，看着摩拳擦掌的父子俩，呵斥道，“还嫌外面那些话传得不够难听是不是？”

静亭侯与儿子齐齐噤声，静亭侯把踩在椅子上的腿收了回来，静亭侯世子班恒把挽起来的袖子捋了下去。

九月的天，阴氏愣是要扇着扇子才能勉强平复心底的怒气，她看也不看地上的碎瓷片，径直走到椅子上坐下，跟在她身后进来的丫鬟婆子们开始七手八脚地收拾起来。

瓷片撞来撞去的声音听得她心里火气更重，狠狠地瞪了父子二人一眼，素手一拍，桌上的茶盏跟着跳了跳。

“不过是个乡野小地出来的东西，考上探花竟说要退婚，还摆出一副当初是我侯府逼婚他才不得不从的姿态，什么玩意儿？！”

“母……母亲，”班恒凑到阴氏面前，陪着笑脸道，“您且别动怒，天底下三条腿的蟾蜍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咱们家要收拾他，不过是动动嘴的事情，可别把您身子气坏了。”

“我倒是不想生气，可你看看这都什么事儿！”

任哪个母亲见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女儿被人退了三次婚，心里都畅快不起来。

她膝下仅一子一女，侯爷虽荒唐懒散，但不是贪花好色之人，所以家里并无妾侍通房，不过他也就这个优点能拿得出手了。

当初女儿出生时，她跟一位闺中好友订了娃娃亲，哪知道那孩子长到三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天花夭折了。

女儿十三岁时，与忠平伯府嫡次子谢启临定亲，哪知道临出阁了，谢启临突然找到“真爱”，跟“真爱”私奔了，害得外面都在传，她家姑娘是个草包，连一个丫鬟都比不上。不然堂堂伯爷府的公子为什么宁可跟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私奔，也不跟她女儿成亲？

后来谢启临虽然被找了回来，但两家婚事黄了，从此两家人也不再来往，差点成为仇人。

这次的事情更加荒唐，这个沈钰是东洲沈氏偏支，勉强算得上当地的望族，来京城后对他们家姑娘一见钟情，哭着求着跟他家提亲七八次，结果他们家刚答应下来，他这厢又反口了。

退婚的时候，他表面上说着配不上他们家，内里却是嫌弃她家姑娘空有美貌，没有头脑，为人奢侈懒散，不是良配。

当初你没考上探花时咋不这么说？这会儿倒嫌弃她家姑娘奢侈了，他们静亭侯府有钱，愿意让自家姑娘奢侈点又怎么了？！

这厢班家三人气得食不下咽，那边被退婚的正主却还睡得正香。

班媪在做梦，这个梦很长，长到她醒来的时候，根本分不清这里是现实还是梦境。当她坐起身，看到外面挂着的珍珠帘，才恍然惊觉，她刚才是在做梦。

对了，她刚才梦到什么了？

好像是她又被退婚，不知谁做了皇帝，她父亲冒犯新帝，被削去了爵位，然后他们全家就过上了苦巴巴的日子。

天啊，不能跟人攀比首饰、攀比华服的日子有多么可怕！

不能看那些人明明在背后骂她，表面却不得不恭敬她的憋屈样子，这人生该有多无聊！

这个梦实在太晦气，她还是早点忘了好。

“乡君，”丫鬟抹着眼泪，哭哭啼啼地走了进来，“沈探花竟然来退婚了。”

班媪软绵绵的腰杆顿时挺直起来：“退婚？”

完了，噩梦成真了！

她父亲不是静亭侯，那她弟弟就不是世子，她也不再是当今陛下亲封的乡君，她以后还怎么吃喝玩乐，打马遛狗赏花？

人生苦短，难道她只有短短几年的享乐时光了吗？

那个梦别的她没记住多少，自己不是乡君以后有多惨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想到这，她顿时悲从中来，穿上鞋子、披上衣服就往主院跑去。

“乡君，您的头发！”

幸好静亭侯府的下人嘴严，不然到了明天，京城里的热点就会变成“静亭侯嫡女因退婚发狂，衣衫不整在家中狂奔”。

实际上，这也是静亭侯看到女儿后的第一个想法。

“我的乖女，”静亭侯看到女儿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地出现在书房，顿时号啕大哭，“乖女，咱不嫁了，明天爹去给你买一打的面首回来，能文能武长得好，你喜欢哪个挑哪个。”

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害得他女儿变成了这样。

这种时候，静亭侯已经把自己抛出了男人的范围。

班恒艳羡地瞥了姐姐一眼，他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也没见谁给他张罗一个，夜深人静时红袖添香也是雅事嘛。

“想都别想，”阴氏斜着眼睛瞪了儿子一眼，“你给我乖乖待在家里念书。”

“我……我什么都没想。”班恒觉得自己很委屈，明明他什么都没干，怎么就被母亲念叨了？

“你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你那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你干什么。”

阴氏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心早就软了一半，恨不得手撕了那个沈钰。但是她担心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女儿，只得好言好语地劝导。

“你父亲刚才的话虽然糊涂，但是……”阴氏轻拍着女儿后背，察觉到她在不住地颤抖，便温声软语道，“天底下好男人多着呢，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家里的铺子、庄子、田产都有你的份，你有钱有地位，怕什么呢。”

班姩在阴氏身上蹭了蹭，小声道：“我不是因为那个谁退婚难过，是因为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才有些害怕。”

“梦到什么了？”阴氏见女儿并不在意退婚这件事，偷偷松了口气。

“新帝登基，他削了父亲的爵位……”

“削了爵位？！”班恒整个人都弹了起来，“新帝是谁？我们现在先坑死他！”

“我记不清了，”班姩认真思索了半晌，“不过应该是个很厉害的男人。”

“你都不记得人家是谁了，还能记得人有多厉害？”班恒“喊”了一声，“这也太不靠谱了。”

“做梦还能当真了，不厉害能当皇帝？”阴氏在班恒后背上敲了一下，不让他跟班姩呛嘴，“别怕，别怕，梦都是假的，咱们家不是好好的吗？”

“你祖母是大长公主，谁敢动我们？”阴氏抬出了他们家最大的靠山德宁大长公主来安抚女儿的情绪，“不怕被祖宗们骂？”

“可是新帝不是蒋家人啊。”班姩眨着眼睛，美丽的双瞳带着一层雾气，看起来格外

的楚楚可怜，“那个登基的人，是个居心叵测的朝臣。”

“哟，”阴氏倒吸一口凉气，看了眼门外，丫鬟婆子已经退出去了，现在屋里只有他们一家四口，“这话可不能出去乱说。”

班媪知道母亲不会信自己做的这个梦，实际上连她自己都对这个梦半信半疑：“梦里我被人退婚，结果我刚才醒来的时候，那个姓沈的就真退婚了。所以……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那……那怎么办？”从小到大都是纨绔的班淮紧张地看向阴氏，“夫人，要不我们偷偷找个地方藏点金银珠宝？”

“父亲，你怎么能信我姐的话？她都被退婚好几次了，因为这个就相信她的梦是真的，那也太好笑了。”班恒摆了摆手，“姐，你再想想，梦里面还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嘴欠！”班媪伸出手指戳了一下班恒的脑门，手臂上价值连城的血玉手镯晃得他差点花了眼。

“我想想。”班媪收回手，扯着她那一头乱糟糟的青丝，“我再想想。”

班淮紧张地看着自家女儿，心里万分希望这个梦是假的。

“对了，我记得梦里还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在我被退婚后不久，谢启临坠马摔坏了一只眼睛。”鉴于对方跟人私奔，让自己丢了大脸，所以班媪把这件事记得很清楚。

解气嘛。

“不愧是我班淮的女儿，得罪你的人，在梦里也不要让他好过。”班淮心满意足地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那个谢坏水就不是个好东西！”

“对！”班恒在一旁附和道，“我见他一次，就找他一次麻烦。”

阴氏冷笑道：“可每次都是你吃亏。”

“那个谢启临读书多，一肚子坏水，每次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哪儿说得过他啊。”班恒悻悻道，“不过我也不吃亏，他嘴皮子再厉害，我也不痛不痒，我揍他一拳，他还是要疼的。”

在班恒的逻辑世界里，被人骂不算吃亏，被人打才叫吃亏，名声这类东西，对他班小侯爷来说，那是天边的浮云。

“乖女，你梦里面谢坏水摔坏眼睛是什么时候？”班淮跟班恒一样，压根不在意什么名声，反正他从小到大，也没听到几个人夸他。

“就在沈钰来退婚的第二天。”

“那就是明天咯？”

“伯爷，小的刚才在门外看到静亭侯府的下人了。”

“他们又想干什么？”忠平伯一听到“静亭侯”三个字，就忍不住脑仁一阵发疼。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初脑子进水，与静亭侯府定亲，搞得现在静亭侯府的人三天两头找他家麻烦。如果是遇到要脸面的人家，大家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也不会是在明面上闹起来。可静亭侯府的人偏偏不这样，班淮没事就在朝上跟他唱对台戏，班淮那个儿子也时不时来给启临找麻烦，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人，真是有辱斯文。

“小的不知道，”来报告的小厮茫然地摇头，“他就蹲我们家大门不远处，什么都没干。”

“这一家子从主人到下人都有脑疾。”忠平伯没好气道，“随他们去，难不成他们还敢打到我们府上来？”

小厮默默地想：两年前静亭侯不就带着一帮小厮把我们大门给砸了吗？这事后来还闹到陛下跟前去了，结果静亭侯有个做大长公主的母亲，因此静亭侯被陛下不痛不痒地训斥几句后就放了回来，把伯爷您气得病了大半月都下不来床。

在忠平伯看来，静亭侯就是整个京城里百年难得一寻的奇葩，荒唐任性，死不要脸，老子儿子都一个样，仗着与皇家的关系，整日里招猫逗狗，闲散度日。他活了几十岁，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一对父子。

老子兄弟都一个样，生的女儿能好到哪儿去？

一家子荒唐货！

忠平伯心里正骂着静亭侯父子，管家匆匆忙忙跑了进来。

“伯爷，出事了！”

京城里的贵妇千金们又有了新话题，那就是忠平伯嫡次子骑在马上，莫名其妙摔了下来，眼睛刚好磕在一块石头上，坏掉了。他没摔到手，没摔到脚，就把一只眼睛给摔瞎了，你说这是什么运气？

有好事者突然想到，忠平伯嫡次子四年前跟静亭侯府的乡君定过亲，后来亲事虽然没成，但也算是有过一段，该不会是那乡君克的吧？不然一个骑术精湛的贵公子，怎么就那么莫名其妙地摔下马背了？

在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以后，他会掐去中间逻辑关系，直接给出简单粗暴的结论。

比如说班乡君克夫。

明明两年前两家就退了亲，忠平伯府也准备给谢启临重新定亲了，现在谢启临出了事，还是有人把事情扯到了班乡君的头上。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班恒从外面回来，气得在家里转了无数个圈，“这些人真是胡说八道，谢坏水摔坏了眼睛，关我姐什么事，又不是我姐把他推下去的。什么克夫，他又不是我姐的夫君，真是不要脸！”

“世人都是愚昧的，”班嫔穿着繁复讲究的裙衫，头上戴着今年新出的宫花，在丫鬟们的前呼后拥下走进弟弟的院子，“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可以八卦的对象，你为这些蠢货说的话生气，气也白气。”

“我这是为了谁啊？”班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挥退屋子里伺候的下人，咽着口水道，“你的梦……成真了。”

班嫔在他身边坐下，单手托着下巴，叹口气道：“五年后，你就不是世子了。”

“那你也不是乡君了。”班恒瞥了一眼他姐身上的金银首饰，“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姐弟俩面面相觑，都是一脸茫然。

“乖女，”班淮满脸是汗，走了进来，手里还捧着一大堆画卷，“你看看这里面谁比较可能是那位！”

那位是哪位，班家四口都知道，但是不敢说出来。

“这是当朝右相石崇海。”班淮打开画卷，指着上面的瘦小老头子道，“这人出身寒门，看起来对陛下很忠心，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有没有可能是他？”

“不是这个老头，”班嫔瞥了一眼后摇头，“那人没这么丑。”

“你在梦里连人家长什么样都记不住，”班恒好奇地问，“怎么知道他长得好看的？”

“女人的直觉，你们男人永远不会懂的。”班嫔抬了抬眼皮，“下一个。”

“这是当朝左相严晖，很多时候都跟陛下作对。”

“不是。”

“尚书令周秉安？”

“也不是。”

“兵部仆射？”

画卷看了一大半，班嫔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动作，那就是摇头，不断地摇头。

“这已经是朝上比较有实权的官员了，”班淮看着扔得满地的画卷，脸上露出苦恼之色，“宗室那些王爷郡王都是蒋家人，肯定也都不是，究竟还能有谁呢？”

班嫔顺手打开一卷画，上面画着一个很年轻的男子，玉冠锦袍，看起来格外有风采。

“错了，错了。”班淮抢过她手里的画卷，“这是其他府上的未婚郎君，不小心混进去了。”

“父亲，这位你别想了，”班嫔没有阻拦班淮抢画的动作，“全京城多少女人盯着他，找这么个夫君该多糟心。”

“参考参考不行吗？”班淮嘿嘿一笑，“你不是喜欢好看的男人吗，这个肯定符合你的标准。”

“想到五年后我们就要过上艰难困苦的生活，再好看的男人都不能让我心动了。”班媪趴在桌子上，神情恹恹，“反正五年以后，我也没有成功嫁出去。”

班恒心疼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姐，你还是去别庄养几个男宠吧，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反正那些公主县主什么的，养男宠的也不少。

班媪不想理他，世界上好看的男人很多，但是长得好看又有气质的男人却很少，但是这样的一般都有身份，就算没有身份，也被公主郡主们带走了，哪还轮得到她？

见班媪兴致不高，班恒决定讲一些谢启临的倒霉事让她开开心心：“谢坏水被抬回家的时候，听说血把半边脸都糊了，那场面简直啧啧，像这种负心汉，就该有这样的下场。”

“眼睛都摔坏了，容貌肯定也要受影响，真可惜，”班媪幽幽叹息一声，纤细白皙的手指点了点桌面，“不过摔得好！我早就受够这个神经病了，跟个烟花柳巷的女人跑就跑了，被抓回来以后，每次见到我都摆出一副欲语还休的恶心样子，真当我非他不嫁似的，脸那么大，怎么不去求娶公主？”

“因为他身份不够啊。”班恒专门给自家姐姐拆台，“他家虽然领了一个爵位，但也是寒门出生，皇家公主哪儿看得上他？”

“这种皇室看不上的男人，转头为了个烟花柳巷的女人跟我退婚，这种事说出来很有面子吗？”班媪没好气地朝班恒翻了一个白眼，“算了，反正我们早晚也会被新帝给夺去爵位封号，现在该吃吃，该喝喝，想办法再偷偷置办点产业，能风光多久就风光多久吧。”

今朝有酒今朝醉，风风光光又一年，反正以他们家人这点脑子，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你说得对，”班淮深以为然地点头，“我去把上次看到的古董扇子给买下来，以前你母亲不让，现在应该没有意见了。”

反正他们家那么多钱，现在不用，以后被抄家就没机会用了。

果然这次班淮再去向阴氏讨钱用，阴氏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他，顺手还多给了他两千两的银票，让他看到什么女孩儿稀罕的东西，就给自家闺女买回来。

京城的人突然发现，静亭侯最近阔了起来，什么珍稀古玩，价值上万银子的东西，他买起来连眼都不眨一下。众所周知，静亭侯此人十分荒唐，唯一怕的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母亲德宁大长公主，一个是他的夫人阴氏，平时身上揣的银票，从来没超过五百两。

现在他突然变得如此大方阔气，不由得让人忍不住怀疑，静亭侯与阴氏感情出了问题，阴氏已经管不住他了。

这日，安乐公主摆赏菊宴，邀请了京城里不少的贵妇千金，班媪身为大长公主的嫡亲孙女，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班姬向来是个爱热闹性子，因为只有在这些人多场合，她那漂亮的华服美饰才能让更多的人看见。偏偏她还有一张让很多女人都嫉妒的脸，虽然很多女人在背后酸气十足地说她相貌艳俗，空有美貌，内里是草包之类。

对此班姬接受良好，因为这些女人虽然嘴上瞧不起她穿着华丽，瞧不起她美艳无脑，但是眼里的羡慕与嫉妒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她就是喜欢这些人明明很嫉妒，还偏偏嘴硬装作瞧不起的样子。

只要想到那一双双充满羡慕嫉妒恨的眼睛，她就能多吃一碗饭。

“女人要炫耀，不是金子越重越好，而是东西越精致越值钱才好。其他女人平时压箱底舍不得拿出来东西，我却可以戴着扔着玩，那就是炫耀。”班姬在额间描了一朵艳丽的牡丹，对着镜子满意地看了好几眼，对身后的丫鬟道，“看来看去，还是这种花最适合我。”

时下流行梅花、青莲之类的花钿，桃花、牡丹之类往往被千金小姐们笑作俗气，可她班姬就是如此俗气的人。

牡丹多好，既贵气又美丽，那干巴巴的梅花比得上吗？

安乐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长女，七年前嫁给一个姓王的世家嫡子，夫妻二人也如胶似漆过一段时间，后来王驸马竟然偷偷摸摸在外面养外室，气得安乐公主用马鞭把他抽了一顿，赶出了公主府。

当时这事闹得满城皆知，最后以王驸马坠马身亡而结束。曾有人说王驸马的死因存疑，但是谁也找不到证据，加上后来王家败落，便无人敢再提此事，最多在背后偷偷感慨一句“最毒妇人心”便罢了。不过谁叫那王驸马不识趣，娶了公主也敢在外面胡来，这就是老寿星上吊——自找死路。

王驸马死后，安乐公主也不愿再嫁，养了一群戏子歌姬在别庄饮酒作乐，再不然便邀请京中贵女们打马游玩，算得上是京城纨绔小姐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次安乐公主举办赏菊宴，几乎所有受邀的贵女都赏脸去了，很快别庄便热闹起来。

“你们看到班乡君了没有？”

“没有，她今天约莫是不会来了。”

“为什么？”

“听说沈探花前几日去静亭侯府退婚了，当天沈探花是被静亭侯打出来的，不少人都瞧见了呢。”

贵女们平日闲着无事，凑在一块时难免聊点各家的八卦，班姬“又被退婚”称得上是当下的热门话题。

“我如果是她，也没脸出来凑这个热闹。”谢启临的妹妹谢宛谕用手帕轻轻擦拭着嘴角，小声对身边的同伴道，“那一家子的荒唐人，谁敢结这门亲谁倒霉。”

她的同伴石飞仙乃是当朝右相孙女，不仅长得出众美丽，还是京城中有名的才女，就连太后都亲口夸赞过。

石飞仙性子寡淡，能与她交好的人并不多，谢宛谕便是其中一个。她不太喜欢班婭那张扬的性子，所以听谢宛谕提起班婭，便微微皱眉道：“罢了，她一个女儿家被退婚三次，也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且别提了。”

“就算我们不提，别人一样要说闲话。”谢宛谕想起自己的哥哥，双手绞着帕子道，“若不是她妨克我哥，我哥怎么会伤了眼睛。”

朝廷用官，很少有用眼睛残疾的先例，如今她哥坏了一只眼睛，不仅日后不能再入朝为官，就连亲事上也要降一等。现如今母亲天天在家以泪洗面，她实在受不了家中那沉闷的气氛，才逃出来透透气的。

世人都爱迁怒，谢宛谕才不管那些妨克的传言是真是假，反正她不喜欢班婭那副猖狂样，抱怨班婭一番，心情都好多了。

石飞仙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自然也没有提谢启临出事那天，是想给她送一本诗册。

班婭一下马车，守在别庄门口的丫鬟婆子都迎了上去，不管那些千金贵女怎么看待这班乡君，她们这些做奴仆的却是要好好伺候这位主。

“见过乡君，您可算来了，公主正在内院等着呢，奴婢给您引路。”

班婭就喜欢别人众星拱月般地捧着，当下露出一个明艳的笑容，从荷包里掏出几粒银花生，扔给面前这个说要为她引路的丫鬟：“走，安乐姐姐这里的菊花向来比别人家的漂亮，我怎么能不来。”

“谢乡君赏。”拿了赏赐的丫鬟脸上笑容变得更加灿烂，“您往这边走，小心脚下的台阶。”

“真没意思。”安乐公主弹着盘子里的玉珠，视线扫过院子里那些优雅贵气的千金小姐们，扭头对身边的嬷嬷道，“嬷嬷还没来吗？”

“公主，班乡君今日还没到，”嬷嬷想起近日京中那些流言，却不敢在公主面前显露，“想来正在路上。”

主仆二人正说着，忽然外面传来女子们说说笑笑的声音，一个身着艳丽宫装的女子左手一个美人，右手一个佳人，笑盈盈地朝这边走来。

“我道是谁弄出这般大的动静，除了她就没人了。”安乐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灿烂几分，起身朝来人走去，“好好的，你又来逗我家的丫头，到时候又要惹得她们左一句班乡君，右一句班乡君，倒把我给忘了。”

“姐姐。”班嬷嬷放开手里的美人，福身想给安乐公主行礼，被安乐公主一把扶住，“快别，给我行礼的人多着，可不缺你一个。”

“我们小半月不见，总要装一装的。”班嬷嬷与安乐公主携手走进园子，脚刚踏进去，就感到无数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她扶了扶鬓边的步摇，朝众贵女露出一个美艳逼人的笑容。

既然她们想看，她就让她们看个够。

她今天的裙子是用贡缎做的，玉佩是有钱也买不着的鸡血玉，从头到脚无一不精致，无一不讲究。她精心打扮大半天，若没人看，那多扫兴！

谢宛谕看着班嬷嬷那副猖狂样儿，脸差点扭曲起来。她哥眼睛坏了一只，班嬷嬷却红光满面，打扮得艳光四射地出现在这里，她心里那口气怎么都咽不下去。

她总算是明白母亲为什么喜欢在无人处骂某些女人为贱人了，因为这两个字才能发泄她内心无处安置的愤怒。

安乐公主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美人、美酒与佳肴，满院子的千金贵女，一边听着乐师们弹奏的曲子，一边吟诗作画，倒也快意。班嬷嬷从小不学无术，不擅长吟诗也不擅长作画，唯有一张嘴格外刁钻，哪样食材是陈的，哪样是新的，她只需要尝一口，便能识别出来。

“这酒是下面庄子里的人送来的，味道怎么样？”安乐公主让班嬷嬷尝了尝新得的果酒。

“还成。”班嬷嬷把头凑到安乐公主耳边，小声道，“你看到那个谢宛谕没有？瞪着我的时候，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怎么，你们两个玩不到一块去？”安乐公主大班嬷嬷七岁，对于她来说，班嬷嬷几乎是她看着长大的，所以情感上自然更偏向班嬷嬷。

“我哪能跟她们玩到一起？”班嬷嬷抿了一口果酒，懒洋洋道，“她们爱的是吟诗作画，温婉可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喜欢过念书啊。”

“你也别抱怨，若不是谢启临跟人私奔，她就成你小姑子了。”

“谁稀罕嫁给一个有眼疾的男人。”班嬷嬷哼了一声，那人放着她一个正经侯府乡君不娶，偏偏跟一个烟花柳巷的女子私奔，简直让她丢尽了颜面，“幸好他当年私奔了，不然我还要守着一个花心半瞎子过一辈子。”

对谢启临她是有过好感的，毕竟他长得好，又会哄人开心，那时候她年幼不懂事，便让父母答应了他家的求亲。

后来她才明白，相信男人的一张嘴，不如相信白日见鬼。当初求亲的时候，他是体贴又温柔，后来跟人私奔的时候，又摆出一副“当年我不懂事，现在才找到真爱”的模样。

还有那个谢宛谕，谢启临当年悔婚丢她的颜面，现在那个女人还好意思对她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班乡君，大家都在作诗玩，你怎么不来？”谢宛谕笑眯眯地朝她挥手绢，“快过来。”

“啧。”班嬷嬷懒得搭理谢宛谕那副故作友好的模样，头一扭，继续跟安乐公主闲聊。

她这么不给谢宛谕面子，谢宛谕就有些尴尬了。谢宛谕抬头迎向各家贵女们的视线，勉强笑道：“可能班乡君对我们家还有些误会。”

误会？什么误会？

自然是谢家退婚那件事。

当下女子虽然比前朝更自在，但终究还处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男人退婚，就算是男人的错，对女子的名声来说，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你若是好，那别人家为什么会退婚？既然男方坚持退婚，那肯定是女人哪里存在问题。

本来是谢家做得不厚道的事情，鉴于班家纨绔的作风，以及班嬷嬷丝毫不低调的做人准则，所以很多贵女便默认了谢宛谕这种说法。

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谢家二郎还是不愿意要她。

这种想法让很多贵女感到快意，有种高于班嬷嬷的优越感。虽然现实是她们不敢像班嬷嬷那样，不高兴就甩人脸子，高兴了就拿金子银子赏人，更不会像班嬷嬷那样，穿着奢靡讲究。

这是不对的，身为女子，更重要的应该是姿态与内涵，像班嬷嬷那样的女人，实在是太肤浅、太庸俗了，简直就是丢尽了家族的面面。

“那个沈钰是怎么回事？”安乐公主皱起眉头，“当初不是他哭着求着要娶你吗？”

“谁管他怎么回事。”班嬷嬷用银叉取了一块水果放进嘴里，嫣红水润的唇就像是熟透的蜜桃，让安乐公主忍不住伸手戳了戳。

“爱退就退，他除了那张脸，也没哪儿让我看上的。”班嬷嬷放下银叉，漂亮的双眼眨了眨。她记得梦里面的沈钰下场也不太好，脸上被刺字，发配到了边疆。

“你这么喜欢长得好看的男人，不如嫁给容瑕？”安乐公主失笑道，“整个京城，就没有比他长得更好看的男人了。”



第2章

DI
ER
ZHANG

“容瑕？”班婭听说过这位容伯爷的大名，京城无双公子容瑕，书画双绝，貌胜潘安，是个出门必受女子追逐的男人。

“怎么，瞧不上？”安乐公主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翩翩君子世无双，连石飞仙这样的才女都曾亲口夸赞过的男人，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看不看得上的问题。”班婭想得很开，“这样的人，生来喜欢的大概是神仙妃子般的人物，我啊，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在她的记忆里，她见过容瑕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每次看到此人，她都觉得对方不是人，而是天山上的雪莲、夜空中的皎月，所以两人压根儿就不搭界。

见班婭对成安伯似乎没什么男女之情，安乐公主反而放心了：“幸而你不像某些女人一样，为了容瑕疯疯癫癫，我倒是放心了。”

班婭此时哪有心情去考虑男人这种事情，只要想到五年后她不再是乡君，她就觉得整个世间都是凄凉的。

中午是螃蟹宴，班婭坐在安乐公主的右边，安乐公主左边坐的是康宁郡主，当今圣上弟弟的女儿，班婭与她的关系只算得上是勉强，平时关系并不热络。班婭知道她性格冷淡，也不爱往她身边凑，只低头挑肥大的螃蟹来吃。

“班乡君近来瞧着好像消减了几分，可要注意身体，”一位千金小姐看着班婭，有些阴阳怪气地说，“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气大伤身。”

“瘦了穿衣服更好看，我有气从来不憋在心里，一般当场就发作了。”班婭放下筷子，擦干净嘴角，抬头瞥了眼这个说话的千金小姐，“你是哪家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嬷嬷，她是李大人的女儿李小如，平时也常与我们聚在一块，”康宁郡主闻言，莞尔一笑，轻声解释道，“你怎会没见过？”

班嬷嬷眉一挑，懒洋洋道：“我竟是从未注意到过。”想嘲笑她被沈钰退婚还要装模作样，她从不给这种人面子，“约莫是李小姐穿得过于素净了，我这个人向来爱热闹，不太起眼的人就记不住。”

“你……”李小如眼眶发红，眼中的泪水似落未落，就像是被狂风摧残过的小花骨朵，十分可怜地缩着，等待着别人的保护。

“班乡君，”石飞仙见状微微皱眉，随后微笑着看向班嬷嬷，“您这又是何必？”
满桌子寂静。

班嬷嬷低头敲着一只蟹钳子，偏头对安乐公主道：“这螃蟹好，肉又鲜又嫩。”

安乐公主知道她这是故意不搭理石飞仙，无奈一笑：“你如果喜欢，等会儿便带一筐回去。”

一整桌人都知道，班嬷嬷这是故意装作没有听见石飞仙的话，心里对班嬷嬷的厌恶感更甚。班嬷嬷不就是仗着有一个做大长公主的祖母，才能如此耀武扬威吗？石飞仙可是当朝右相的孙女，右相比她家那个有爵位、无实权的父亲厉害多了。班嬷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给石飞仙面子，这简直就是把右相府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她疯了吗？

班嬷嬷疯没疯她们不知道，但是现在谁也不敢去招惹她了，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反应？脑子正常的人做事有迹可循，像这种没头脑的人的行事全靠情绪，跟她吵架有辱斯文，不跟她吵又觉得憋屈，所以干脆不去招惹最好。

直到赏菊宴散场，也没有谁跟班嬷嬷多说几句话。

“你这个性子不改便罢了，”安乐公主送班嬷嬷离开的时候，忍不住叹气道，“现在的心气儿更大了，再这么下去，给你招来祸端可怎么好？”

“好日子过一天便少一天，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罢了。”班嬷嬷不甚在意道，“她们本就不喜欢我，就算我现在好声好气地跟她们说话，待我落魄了，她们也还是会迫不及待地来看我笑话，我又何必给她们好脸？”

“什么落魄不落魄的，好端端的想这些做什么？”安乐公主失笑道，“小心姑祖母听见这话收拾你。”

班嬷嬷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跟安乐公主道别后，就上了轿子。

京城有名的古玩店里，班淮看着掌柜捧出来的玉佩，摇了摇头：“这个不行，还有别的吗？”

“侯爷，小的哪敢骗你，这已经是店里最好的东西了，”掌柜赔笑道，“要不您再看别的？”

“不看，”班淮头一扭，“等你这里有好东西以后，爷再来看。”

“好的，侯爷慢走。”掌柜松了一口气，这位静亭侯虽然有些挑剔，但是为人大方，找不到合心意的，也不会拿他们出气，还算是好伺候的客人。所以尽管外面人都传这位是